

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 三大关系探析

张少文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8日

摘要

优化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体系, 亟需回应供给主体消隐与客体能动化带来的角色张力、内容形态固化与泛娱乐化的矛盾, 以及算法黑箱中价值引导迷失等问题。破解上述难题, 须深入辨析并正确处理三大核心关系, 即内容供给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内容形态的范式坚守与创造性破圈的关系、价值实现预成性设计与生成性发展的关系。唯有在三大关系重构中把握数智技术赋能逻辑, 方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数智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供给, 关系

An Analysis of the Three Major Relationships in the Content Suppl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Shaowen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1,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May 8, 2026

Abstract

To optimize the content supply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t is urgent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the role tension caused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supply subjects and the activation of objec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ixed content forms and over-entertainment, and the loss of value guidance within algorithmic black box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analyze and properly handle three core relationshi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nt supply subjects and obj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herence to content paradigms and creatively breaking bounda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designed value realization and generative development. Only by grasping the logic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se three relationships ca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e promoted.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Supply, Relationship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 国家持续深化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战略嵌入, 强调要“纵深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网络已经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生活的重要空间, 要提高网络育人能力, 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理论掌握群众的活动, 在数智时代展现出新特征、新样态。正确认识内容供给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内容形态的范式与破圈关系以及价值实现过程中预成与生成的关系, 已成为提升内容供给的针对性与吸引力、增强受教育者获得感的前提条件。

2. 正确看待内容供给的主体与客体关系

数智技术以其强大的连接能力与去中心化特征, 重塑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场域结构, 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中“施教”与“受教”的二元对立格局, 使主体与受体的角色趋向融合、互动日益深化。

2.1. 正确看待供给主体

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 主体的涵义, 主要不是讲数量, 而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作用[1]。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主体应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 在内容供给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 教育者作为唯一主体直接介入内容供给全过程, 以显性“灌输”方式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进入智能化时代, 供给主体呈现隐蔽化与多元化的复合特征, 其主体性更多经由数智系统的数据处理与交互机制得以间接实现。一是供给主体的构成形态由“单一权威”转向“人机协同”。在数智时代, “加算计挟其散播信息的强大能力, 正创造一种‘处处皆中心, 无处不中心’的新权力结构” [2], 即“去中心化”。其打破思政课专任教师作为内容供给唯一中心的现状, 使得智能算法系统、教育技术平台、虚拟教学助手等技术实体也承担起部分内容生产与分发职能, 形成一种“人机协同”的内容供给架构。这种“去中心化”趋势并非消解教师的主体地位, 而是形成一种“教师主导、技术辅助”的人机协同供给新架构。二是供给主体的角色功能由“知识传授”转向“生态建构”。数智技术推动教育者从直接的内容讲授者, 转变为学习环境的构建者、技术应用的引导者和价值共识的

促成者。教育者须具备更强的数字素养与系统思维，既要善于利用智能工具优化内容呈现与交互体验，又要在多元信息流中确保教育目标的实现，实现技术赋能与育人导向的有机统一。三是供给主体的运行机制由“显性灌输”转向“隐性嵌入”。在数智化的内容供给场景中，供给主体的作用不再单纯依赖课堂宣讲，而是更多通过算法预设、数据分析、人机交互等方式间接实现，使价值引导以更具渗透性的方式融入供给客体的日常学习场景。

2.2. 正确看待供给客体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语境中，客体通常指的是教育活动的接受者，即受教育者，他们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影响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数智时代的受教育者，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客体，是伴随着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遵循“主体-客体”二元结构，供给客体被限定为被动接纳信息的对象性存在，其认知过程与行为选择内嵌于教育者单向主导的影响路径之中，缺乏双向互动的生成空间。随着“通信速度的提升，图像化、视频化的同步互动增强，教育信息资源的峰值数据速率、教育对象的体验性数据速率大为提高”[3]，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呈现出日益增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特征。一是供给客体的认知模式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数智技术改变了传统内容供给模式下客体处于知识接受末端的现象，受教育者展现出强烈的认知自主性不再满足于单纯接受既定结论，而更倾向于通过自主探索和批判性思考，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进行新的思想生成与意义建构。二是供给客体的需求特征由“统一接受”转向“个性表达”。数智时代赋予了受教育者极大的话语表达权，不同个体在内容偏好、接收渠道、交互习惯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这种转变倒逼内容供给必须摒弃“大水漫灌”的粗放模式，转向基于用户画像的“精准滴灌”，以满足不同客体的差异化的精神需求。三是供给客体的作用方式由“单向受动”转向“双向塑造”。受教育者不再是单纯的终端接收者，其在数智平台留下的反馈行为、情感数据和创作内容，都通过算法机制反向定义着供给的内容与形式。这种反馈回路的建立，使客体实质性地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生产与迭代过程中，实现从受众到用户乃至创作者的身份跃迁。

2.3. 正确看待二者关系

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这个活动中，主体与客体并非截然两分，而是互为中介、相互转化的。数智技术塑造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新形式，“传统的现实社会关系也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和渗透而产生了变化”[4]，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活动中主客体关系之间的建构。数智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主客体关系演变为特定虚拟情境中动态生成和发展的系统，其形态随情境变化和条件发展而不断重构。这种关系脱离了具体身份、地位和时空的束缚，使其从传统的主客体分明、单向灌输的模式，转向一种双向互动、相互建构、共生共长的关系。其一，关系本质是“双向赋能”的协同共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主体通过优质内容的精准供给、数智技术的有效运用，为客体的认知发展和价值形成提供支撑。客体通过实时反馈、行为数据、创作参与等方式，为主体优化供给策略、创新供给方式提供依据。主体在赋能客体的过程中不断获得专业成长，客体也在参与过程中不断提升认知水平，二者展现出教学相长、协同发展的共生关系。其二，互动模式强调“对话协商”平等共建。数智技术打破了传统单向灌输的权威结构，构建起基于数字平台的平等对话空间。主体以平等的姿态与客体展开真诚对话，客体则获得了实质性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双方在对话中达成价值共识。其三，理想目标是构建“学习共同体”。数智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建立起主体与客体共同参与、责任共担、价值共创的学习共同体。主体发挥价值引领和过程主导作用，客体展现主动建构的能动特质，数智技术提供智能化的交互场域。三者共同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构建起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主客体互动新生态。

3. 正确看待内容形态的范式与破圈关系

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既面临着信息碎片化带来的解构风险，也拥有技术赋能带来的传播红利。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既需要坚守核心价值的“范式”稳定性，又需要适应不同传播场域的“破圈”流动性。

3.1. 坚守内容形态的核心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就其本质而言，并非仅指教学模式的呈现，更关涉其内在的理论内核、政治立场与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黑格尔认为“事物中有其永久的东西，这就是事物的本质”[5]。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作为意识形态工作不可动摇，其内容供给必须坚守核心范式，在“变”中把握“不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主要依托教材体系，具有高度的理论严谨性和逻辑系统性。在数智时代下，信息呈现碎片化、娱乐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坚守范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是坚守政治方向的权威性范式。在数智时代的算法推荐和信息茧房效应下，内容供给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智能分发的内容不偏离政治航向，不因迎合流量而消解理论的严肃性，筑牢内容供给的“根”与“魂”。二是坚守理论逻辑的系统性范式。数智技术虽然极大地丰富了微课、短视频等“微时代”内容形态，但不能因此割裂理论的完整性。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必须防止内容的过度碎片化和浅表化，要在碎片化传播中通过知识图谱等技术手段维系理论的内在逻辑链条，确保受教育者获得成体系的认知。三是坚守价值导向的纯洁性范式。面对网络空间多元价值观的激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必须抵御“泛娱乐化”和“技术至上”的侵蚀，在利用新技术增强吸引力的同时，始终保持教育内容的纯洁性与高尚性，避免形式过分大于内容、技术过于掩盖价值。

3.2. 推动内容形态的创造性破圈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6]思想政治教育的“破圈”，本质上是利用数智技术，打破既有内容供给的场域限制、话语壁垒与圈层区隔，以拓展教育内容的传播广度与覆盖深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数智时代的“破圈”不是迎合低俗、追逐流量，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跨界传播，使之有效触达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往往局限于特定的物理空间和固定的受众群体，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有限。在数智技术的介入下，内容供给必须打破壁垒，实现从“小课堂”走向“大社会”的跨越。一是通过介质融合实现“感官破圈”。数智技术推动内容形态从单一的文本语言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全息投影等沉浸式体验转变。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复原红色历史场景，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可感、可知、可交互的生动实践，打破感官体验的界限，极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感染力。二是通过算法分发实现“圈层破圈”。借助大数据画像和智能推荐算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可以精准投递到不同兴趣、不同背景的受教育者数字终端，打破传统教育中千人一面的供给瓶颈，将优质内容渗透进不同圈层，实现主流价值对各类青年群体的有效覆盖。三是通过话语转换实现“认知破圈”。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将严肃的政治理论话语转化为贴近受教育者生活、符合网络传播规律的“网言网语”或视觉符号，降低认知门槛，使“硬道理”实现“软着陆”，打破理论高深的刻板印象。

3.3. 实现范式稳定与破圈创新的动态平衡

把握好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构建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体系具有重要意义[7]。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这个活动中，范式与破圈是辩证统一的。数智技术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技术支撑，但并未消除二者潜在的张力。数智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

给要在坚守与创新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本末倒置。其一,确立“体用结合”的辩证原则。明确核心范式是“体”,破圈创新是“用”。无论技术如何之炫酷、形式如何之新颖,都必须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递与核心价值观的传达。技术是渡河之“舟”,而非彼岸之“的”,必须警惕技术对内容的僭越,确保数智技术始终作为优化工具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其二,构建“深浅相济”的内容生态。在内容供给侧,构建一个多层次的生态系统。既要有通过短视频、H5等轻量化形态实现的“破圈”引流,激发学习兴趣;也要有依托数字化资源库、在线课程等重量级形态实现的“范式”深耕,强化理论武装。通过浅层吸引与深层教育的有机衔接,从而实现“流量”向“留量”的转化。其三,建立“反馈迭代”的调适机制。利用数智技术的实时数据反馈功能,监测“破圈”效果是否偏离了“范式”要求。如内容在传播中出现歧义或价值偏差,及时通过算法干预和人工审核进行纠偏。同时根据受众反馈不断优化范式内容的呈现方式,在动态调整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4. 正确看待价值实现的预设与生成关系

数智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环境更具开放性、互动性和不确定性,教育价值的实现不再是一个完全预设的、线性的过程,而更凸显其动态、即时的“生成”特性。正确把握价值实现预成性设计与生成性特点,是提升数智时代育人实效的关键所在。

4.1. 重视价值实现的预成性设计

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上讲,价值实现则意味着这种教育活动目的的达成、目标的实现,意味着立德树人、铸魂育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8]。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成性,本质上是其内容供给目的性与计划性的集中体现,为国家意志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导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首先表现为一种预设的蓝图,在内容供给之前就已经明确了“培养什么人”的根本指向。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预成性主要体现为教学大纲的刚性约束和教材内容的标准化输出。而在数智时代的背景下,预成性设计面临着算法黑箱和信息流变的挑战,必须强化顶层设计的主动权。一是强化算法模型的价值预设。在数智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链条中,算法决定了内容的分发逻辑。“必须内置‘数字为人’的底层逻辑”[9],以实现立德树人作为内容供给的根本目标,确保智能系统在筛选、推送内容时始终遵循教育目标,防止技术理性的盲目扩张。二是构建结构化的知识图谱。为了对抗信息碎片化的干扰,供给主体需预先构建起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图谱。这是一种预成性的知识架构,它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标准的知识库,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生成内容或回答受教育者提问时,能够基于正确的理论框架进行输出。三是设定精准化的育人目标。依托大数据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在内容供给前对不同群体的特征进行预判,从而制定差异化且方向统一的预设目标,为后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确立明确的价值导向。

4.2. 关注教育过程中的生成性价值

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生成性表征着教育互动过程中即时涌现、非预设且具有教育意义的新思想、新情感与新体验,构成教育意义动态建构的重要维度。互联网作为重要的社会信息平台,承载着亿万网民的信息获取与交流互动,深刻影响着个体的求知路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尤其对其在国家、社会、工作及人生层面的认知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价值观念和认知逻辑变得更加多元且流动,即时生成的特性被充分放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数智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流变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创造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忽视过程中的突发性因素,过分强调按部就班。在数智技术深度介入下,内容供给的生成性特征被极度放大,成为

提升教育实效性的一个重要增量。一是即时交互激发思维的生成。人机对话、虚拟助教等数智应用能够实时响应受教育者的提问与质疑。这种即时性的反馈往往能捕捉到学生的思想变化,在供给过程中生成新的问题视域和认知连接,使供给的内容不再是静态的存量,而是在互动中不断增值的流量。二是情境体验引发情感的生成。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构建的沉浸式教学场景,让受教育者身临其境地触碰历史与现实。这种具身性的体验更能激发受教育者强烈的爱国情怀或道德共鸣,且这种生成性的情感冲击往往远超预设的文本说教,更具直抵人心的力量。三是数据留痕转化为资源的生成。受教育者在数字平台上的每一次点击、评论、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内容生成。这些伴随性数据不仅反映了学生的思想动态,经过挖掘和提炼后,还可以转化为新的教学案例和素材,反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库,实现“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再生产、精加工。

4.3. 促进预设目标与生成价值的有机统一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注重启发性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预成目标对应灌输性,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方向正确、内容科学的基础,生成价值对应启发性,是使受教育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关键路径。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这个活动中,预成与生成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预成目标与生成价值的辩证关系,需要构建一个既有刚性约束又有弹性空间的价值实现机制。其一,坚持“预成主导”与“生成补充”的逻辑理路。预成性设计是底线和方向,生成性价值是活力和增量。在数智化教学中,必须坚持预设的教学目标不动摇,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智能技术的交互优势,敏锐捕捉和引导即时生成的教育契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主体要善于将互动中生成的信息转化为实现预设目标的捷径,使生成性资源服务于预成性目的。其二,建立“动态感知”与“实时调控”的反馈闭环。利用数智技术对教育过程进行全流程监测。当生成性内容偏离预成目标时,智能系统应及时预警,教育者随即介入引导;当生成性内容契合甚至深化了预成目标时,应及时通过算法推荐将其放大传播。这种基于数据的实时调控,使得预成与生成能够实现动态的同频共振。其三,推动“静态资源”与“动态创造”的融合共生。将预成性的经典理论资源与受教育者在数智空间中动态生成的数字化作品有机结合。既要发挥经典内容的定海神针作用,又要尊重和吸纳受教育者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将生成性的智慧固化为新的预成性资源,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系统不断螺旋式上升,实现价值引领与自我构建的切实统一。

数智技术重构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主客体关系、形态逻辑与价值路径。正确看待并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双向赋能关系、范式坚守与创新破圈的动态平衡关系、价值实现的预成性设计与生成性发展有机统一关系,是回应时代命题、提升育人实效的根本遵循。只有在正确处理三大关系中实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深层融合,方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数智化的浪潮中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 骆郁廷. 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2(4): 34-38+48.
- [2]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M]. 何道宽,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22.
- [3] 吴满意, 景星维. 精准思政: 内涵生成与结构演化[J]. 学术论坛, 2019, 42(5): 133-139.
- [4] 栾淳钰, 黄天罡. 网络空间: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的新发展[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 15-23.
- [5] [德]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243.
- [6] 余敦康. 周易现代解读[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354.

- [7] 胡鹏. 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变”与“不变”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2, 38(2): 87-92.
- [8] 吴满意, 高盛楠. 正确处理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三大关系[J]. 中国高等教育, 2024(20): 47-51.
- [9] 葛辉彰, 曹群.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基本样态、现实隐忧与优化进路[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12): 56-62.